

董壽平 李 豫 主編

· 紀念董硯樵先生誕辰一百六十五周年 ·

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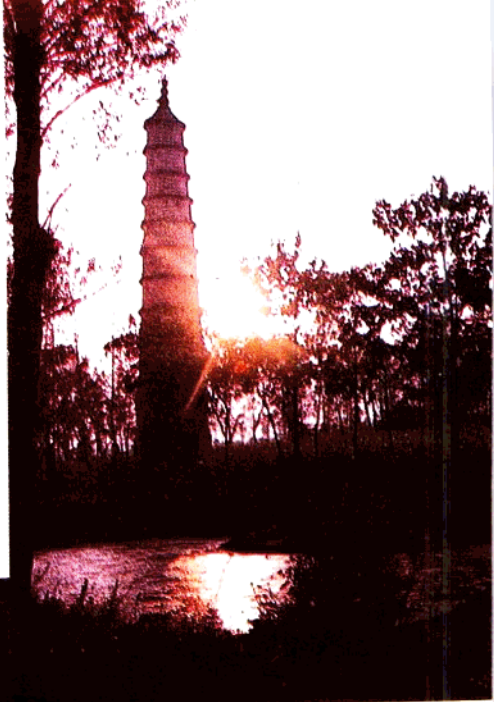
乙亥冬漁學顧廷龍敬題





國畫大師董壽平先生、夫人劉延年及其子孫合影

董文渙家鄉山西洪洞杜成東堡夕陽晚
照白塔（一九九二年十月）。



明萬歷朝鮮李滉隱（一五四一—
一六二二）泥金竹畫。





清董維藩像(董壽平先生之父)

白馬關之互均祿□□者之山有謂景由
周倂勅捐脩署所改又謂周倂脩署實
敦頤牧之尤希
密以見示為要此請
大安不具 區夢又拜



屬題校均圖愧不成句尚米

教正之敝居壽草間房即勝國遺老金孝章先生故宅庭有方竹一叢相傳為先生手植寒窗舊藏墨梅冊及壽草間房圖燬于兵火老屋幸恙前年在里中購得墨梅一冊敬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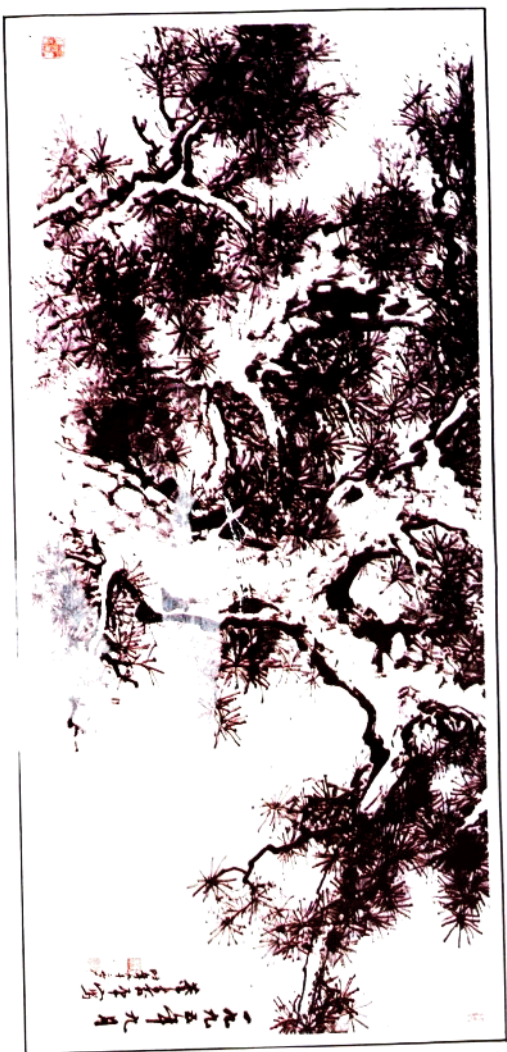
賜題為幸敬上

研樵老前輩大人左右

晚大徵拜狀

三月十日





董寿平先生在钓鱼台所作国画《黄山松》

序言



《董氏日記六種》為我先世遺著。其中《峴樵山房日記》乃先祖考峴樵公之遺著稿。峴樵公在清季以名進士歷官翰林院檢討、文淵閣校理等職十余年，對朝廷政事多所了解。其時，又以詩文廣交當代知名人士如翁同龢、張之洞輩以及朝鮮使臣。董氏本以書禮傳家，公之昆季四人，其三人均曾任京官，并擅詩文，而公特秀出。公于政餘詩文之外，尤重日記，從不間斷。及外任甘肅甘涼、鞏秦階道，雖政務繁劇，而日記不輟。其中保存不少當時史料及與朝鮮友人往來軼事。

壽平為峴樵公孫，幼樵公之長子。雖以攻讀哲學卒業于北京東方大學，但實未能宏揚家風，僅以書畫忝竊時名，謬承海內外人士之推許，殊深愧慙！

竊以未能完整保存先人手澤而時感慚疚于心中。抗戰起，因輟轉山、陝入蜀，峴樵公所遺同人手札、韓友信函原件，皆毀于戰火，深為惋惜！今所影印之日記六種，乃余時先事轉移運城鹽店喬華堂處得以幸存者。而自攜《峴樵山房日記》一冊，則避兵西安時，被竊于車站。同時被竊者，尚有明初刊《文潞公集》、清初王船山《尚書衍義》手稿，及其它珍貴書畫。當時，余共攜書物六包，損失三之一，殊為惋惜！此冊日記內容，由今思之，記憶較深者，則為最末一頁，系光緒三年七月十二日夜，當時先祖為余伯父維千公講《世說新語》。余觀是日字迹，覺有松散之感，蓋精神已見衰萎，不幸，即于是

日弃養！由此足見先祖對子孫后輩教育之殷切。

今逢盛世，適值峴樵公誕辰一百六十五周年，山西省人民政府為宏揚祖國文化發掘遺產，對先祖輩遺書，予以關懷，特撥專款，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為子孫者，實感戴於無窮，謹書數語以志不忘。

董嘉平



丙子五月時年九十三歲

論清季洪洞董氏日記

——《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出版前言

《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系指清季山西洪洞董文渙《峴樵山房日記》、董文燦《芸龕日記》、《鯽齋日記》、董麟《觀阜山房日記》、《忘適適齋日記》、馮婉琳《佩芸日記》。上述日記皆為今國畫大師董壽平先生所收藏，即今影印整理出版者。董文渙《峴樵山房日記》達二八五三頁，行書，其書法作品之影響在清季已風行朝鮮，其中詩歌、詩評、音韻、小學、校勘、占卜、醫藥、天水地方史及與朝鮮使臣友人頻繁交往倡和筆談之實錄中所提供的史料，皆博于已刊行于世的曾國藩《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李慈銘《越縕堂日記》、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和《郭嵩濤日記》。

董文渙與《峴樵山房日記》

董文渙(1833—1877)，字堯章，號研秋、研樵。峴樵山房、藐姑射山房、研慮軒、枌東書屋、不薄今人愛古人、良史后裔皆其室名別號。咸豐二年(1852)舉人；六年(185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八年(1858)六月以在籍勸捐出力賞加五品銜；九年(1859)四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歷充國史館協修官、功臣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文淵閣校理、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纂修官，以實錄告成議叙保奏奉旨專以道員用，換四品頂戴。同治五年(1866)，授甘肅甘涼兵備道，以陝撫林壽圖奏留，返太原設陝甘米捐總局山西分局辦米捐事務。九年(1870)，以父喪去官，服闋，十一年(1872)，授甘肅鞏秦階兵備道。

同治初，山東宋景詩部在直隸一帶活動，京城戒嚴。事后，步軍統領衙門，搜捕宋景詩余黨，「首惡巨犯毫無弋獲」，而官吏「大半指索從前被脅鄉愚，株連無辜，刑求逼供，希圖冒功膺賞」，京城獄滿。兄麟時任刑部秋審處，以實告文渙，渙任日講起居注官，將此事奏上，得旨「嚴禁誣陷」。

赴秦州（今天水）任鞏秦階兵備道，時值邊疆戰亂之后，百廢待舉，清逆產、撫回民、練軍隊、課童生，創建隴南書院，修建秦州道署，秦地文化復興、社會安定，經濟日趨繁榮，其所作為深得左宗棠褒獎，朝廷保賞加二品頂戴。光緒三年（1877）五月，正值朝廷大用之際，以母喪去官，尋，竟以憂鬱過度歿於秦州官所。

自咸豐辛酉至同治末，董文渙與朝鮮申錫愚、徐衡淳、趙雲周、宋源奎、申轍求、趙徽林、朴珪壽、徐相雨、李源命、丁學韶、徐憲淳、崔硯橋、朴鍾天、朴永輔、李容肅、朴鳳彬、李尚迪、卞元圭、沈英慶、金昌頤、李興敏、李昱應、金永爵、李豐翼、朴霽鴻、趙性教、林致學、吳亦梅諸人交往倡和頻繁，朝鮮友人與董文渙兄弟及好友王軒、孔憲珏、孔憲彝、許宗衡、馮志沂、王拯、李士棻、黃雲鵠、沈秉成、張之洞、翁同龢、潘祖蔭、李文田、譚鍾麟、袁保齡等人來往事迹、倡和詩文，已成為今日研究清季中韓兩國非官方交往關係史的珍貴史料。

董文煥在咸同年間，書法已享譽海東士林，據日記不完全記載，其贈送朝鮮友人與朝鮮友人索取之匾額、橫批、書扇、條幅等作品已達二百余件。其行書瘦健、風格勁峭，所書日記即其代表作。

董文煥詩作似杜甫，詩風蒼老有悲涼感，存世者千余首，與其秋懷唱和詩派，在清季詩壇，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校勘與文獻整理，為董文煥一生所熱愛的事業領域。同治二年（1863）六月，他與同官諸人去敬一亭觀所藏永樂大典，視「命」子部有鬼谷子數檢與其命相年月日干支相合部分，便錄之；赴寶善亭觀藏書，見雜亂堆放未經編次，他又決定與同官定期整理這批圖書。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間，準備編輯《爾雅漢詁》、《說文漢詁》、《水經注》之校注本，他寫道「爾雅漢詁、說文漢詁二種，俱依經解纂詩為稿本，今水經注，依現存府州縣志并齊召南水道提綱為底本，此三種有二年即可粗就，擬旋里后編輯也。」同治七年（1868）正月赴甘涼兵備道任之前，在京購買了大批圖書，準備將來旋里后注南北

史。同治九年（1870）二月，在辦理其父喪葬事務期間，寫道：「山右為唐虞三代古都，人文之始，北魏唐代金石碑版，至今存者，不可枚舉，惜無好事者為之搜羅采訪匯刻成編，亦甚憾事。偶憶數種，暫記目錄于此，以備異日訪求云爾」。他將所記憶之金石碑版七十種錄之后，并注碑刻名稱，刻碑時間，存碑地點。我們從其履歷中看到，他曾任國史館協修官、實錄館纂修官、功臣館纂修官、武英殿纂修官、日講起居注官。此諸官職所應盡之職責，即面對雜亂浩如烟海之當代史資料進行整理、校勘、審定和編纂。他曾親自參與了纂修文宗實錄、總校聖訓紅綾本，校起居注冊的工作。體現其校勘與文獻整理成就者不是正式的纂修校對，而是在其家中所進行之對古籍的批點、評論、補充、編纂與整理，及對古籍整理的研究和探討。

他批點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擇其中雅語雅字編成《四史編雅》；批點了《古香齋鑒賞袖珍版五經四書》之《毛詩》部分。

他搜集整理歷代朝鮮人詩集，精選并加評論編成《韓客詩錄》，原稿已